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

集部四

克齋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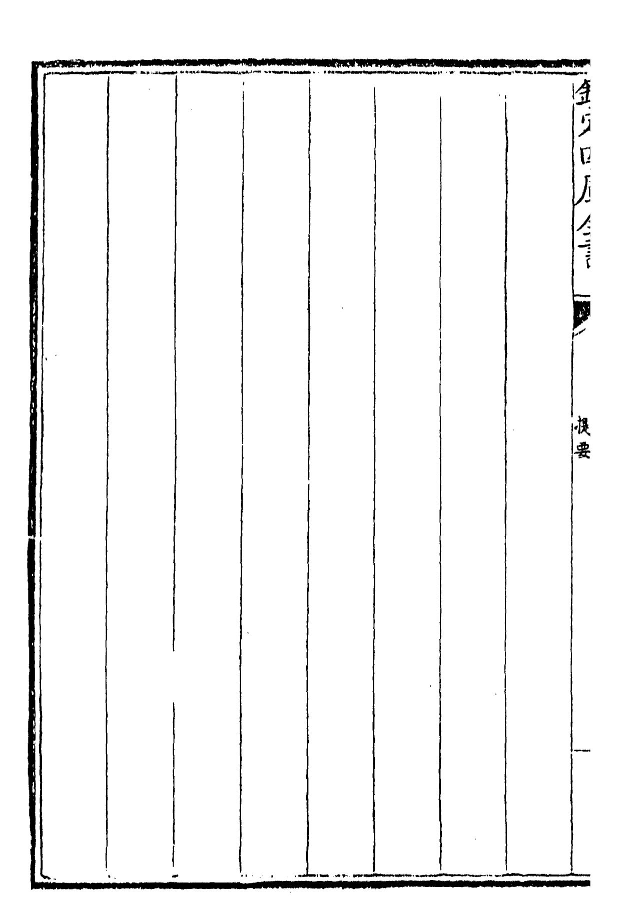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克齋集十七卷宋陳文蔚撰文蔚字才卿上饒人嘗舉進士端平二年都省言其所作尚書類編有裨治道詔補迪功郎命本州取其書以進今類編已佚其文集亦不傳故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未著錄明初

其郡人張時泰及其裔孫良鑑始掇拾成編即此本也文蔚始因同里余大雅以師事朱子見於所撰余正叔墓碣中與朱子往復書甚多皆以工夫精進相規切而祭朱先生文有云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待教諄諄則又嘗館於朱子家者故得朱子指授最詳其所紀朱子語錄皆戊申巳後所聞見於池錄第四今亦編入朱

子語類中其學以躬行實踐為本故是集詩雖不工而文章則淳厚精確不愧有道之言講義九條剖析義利之辨尤諄諄切至於學者深為有益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克齋集原序

宋陳克齋先生名文蔚字才卿信州之上饒人少事朱子自號克齋隱居不仕以孝行修於家全集若干卷皆論學之言也張生時泰始刻之於鄉千里致書乞余為序余按信州朱陸兩先生友教之國遺風餘言多有傳者兩先生異同學者難言之今觀其所為求放心與躬行力踐之學俱未嘗有異其稍異者讀書窮理之說耳朱子天姿異敏故得肆其力於事物見聞之間中材以

下守其師說若於縈迂而或至於附會離析則教之專力從事於吾心固易簡之功也予夙未知充齋之遺今幸得其書而讀之顧亦缺有間矣是不宜輕論論其大略以求仁為本以省私慎意為事以學問思辨先致其知可謂卓然信蹈而亦不流於蔓支者也同方友教若余正叔徐子融徐子顏吳伯豐諸子書不盡傳學問磨礱要可想見彼亦各遭其勢而然也迨正學稍衰而駁然以求道自名者亦不多見則知因一時之師友而能

成同國之風俗可不勉哉今天下榛蕪予所見吳越之間文章淫淫益斯人之陷没久矣竊以為非得三四豪傑之士講明學術以收返人心則鬼蜮交作而天下事彌不可為江右去理學之舊未遥其道宜先正余曩者待皐四年嘗欲遍求其先儒之集輯為全書書繁不能竟信有葉生震亨者曾為余任之生亦頗篤志於學今聞其不幸死矣所望者張生輩數人耳張生顧能於文淫道蕪之時而表章儒書於漫漶遺鈌之後予益滋喜

也斯可不為聖賢之徒歟乃為序崇禎癸未夏五吳甈

後學侯峒曾書於長水之二思堂

克齋集卷一

宋 陳文蔚 撰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并性理說

人心道心固無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生於血氣之私豈非人欲原於性命之正豈非天理況舜禹相詔之語已有危微之別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繼之以惟精惟一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雜葢察之不

密則二者交互於胸中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謹於毫釐之辨雖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不可得矣惟精惟一則兩下工夫並進而中可得矣中即所謂道也來諭援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為證而謂道即人人即道聖賢語言意各不同兩處各看令融液透徹庶幾不相病耳性善之說以水清為喻非不善第以清濁為言則雜乎氣質矣其後謂氣有不齊而其質則

一意欲言性無不善如水無不清不知既以氣質言則
水不能皆清性不能皆善矣當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則無病耳此乃講學之本原當取孟子與
告子辨論處熟看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語參酌求之
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則議論方有的
當非臆想料度之可及也來諭以天命比君命此固然
矣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葢心統性情性即心之静
而情即心之動心不能不静而亦不能不動豈有惡於

情哉今曰人之本心即性也其不善者情也心性既無毫釐之别又直以情為不善則與滅情之見何異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豈以情為不善哉心性情之界限惟孟子之書具其條理無吝熟咀味也吾輩相去之遠不得羣居講學苟書問中又不能盡情無隱而同聲相和即為同門之罪人是以不敢苟相阿狥而傾倒鄙見如此幸詳之復以見告

一邪一正之說傷於刻畫人心未必便邪第生於血

氣之私不知簡柅則易流於邪此所以惟危也當如
敘中語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必使道
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
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因暇日抄録舊
編將因書復以告崇父嘉定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答徐崇甫說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
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為中若便指人心為人

欲之私其意義無乃太踈淺甚再三詳之極感開發愚意竊謂貴乎精一者正欲察其微而安其危如是乃可以得中非謂精一便為中也為字似未穩人心固不可便指為人欲畢竟生於血氣易流於人欲此所以為危中庸序於此辨析甚精尊兄謂平心定氣味之又驗之於心其旨自可見此言甚善但當實用其功則舊見庶可濯去而新知當自得也

答崇甫所辯講義二條

蒙見教懲忿窒慾二事較之鄙見尤覺條暢足以補其
缺漏甚感甚幸但謂忿害淺故懲之慾害深故窒之愚
意恐忿慾之為害不可以分淺深蓋忿之來也暴不知
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横而不可制故必懲之懲則尤欲
其用力也程子謂治怒難治懼亦難明理可以治懼克
已可以治怒正謂此耳慾心發於隱微之中其來也以
漸只要早覺纔覺便可制然非恬於世味者不能也以
此觀之忿慾之為害不可以分淺深尊兄以為如何儻

有未然更俟開曉

仕學二端謂理無窮學寧有窮援溙雕開事以證可謂名言良用敬嘆但引周公事恐孔子只說凡人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驕吝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來教以為聖人尚爾況其未至者乎似便以周公為驕吝也未免語病更幸思之詳以見教

劉靜春寄示太極要旨答其說 名黼浦城人

太極一篇之旨渾融條暢深得濂溪之意如曰理存乎

物之中物非出乎理之外聖賢教人即物以窮理大學之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掇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說且謂通書之作不過發明是圖之意是皆至當之論不可移易第文蔚猶有一二所疑不敢不求質於左右洪範初一曰五行蓋當時箕子次叙九疇謂當自五行而始耳故有初一次二之目以至於次三次四以下莫不皆然然來教謂初一云者五行中有太極恐求之太過而非箕子叙疇之本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

道所為一陰一陽則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陰陽之運行往來者有二氣焉是形而下者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固是器亦道道亦器須著如此分別則語無病耳來教謂是後天之學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未免語病是雖白玉之一瑕恐垂訓立言要當使無瑕可指為佳耳鄙見如此未審然否幸反復之以求真是之歸是望是望

答傅子澄

朱先生所引程子格物之說於大學或問中其問作三截中一截所引工夫次第以濂觀之豈非在莫若察之於身上着工夫所以朱子自講格物一段亦只在心性情上然後却及於身之所具與身之所接極其大盡其小者循序用工先生以為然否

格物工夫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葢為察之於身尤為親切吾身萬物之理皆備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非謂只察之於身而不復推之於物也

朱先生說持敬之方歷舉程子尹謝之言固切矣然以潚觀之只自主一上着功夫若能主一便可整齊嚴肅此所謂繇乎中而應乎外也

持敬工夫只在主一便自整齊嚴肅固是如此但聖賢教人不令一處放過隨事簡察無時不然無處不然所謂內外交相養也若只說主一便了則起居出入之間或細微不謹則於主一功夫未免有間斷也

前日西溪覵水抑之因舉道體二字先生曰與道為

體抑之又謂與道為一體先生以為不然次早抑之又問以謂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為道之體以其難見故指川流而言先生以謂皆是枝葉之說須要識如何是與道為體潚愚意謂程子所謂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即朱子所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之謂然道固是純亦不已亦只把這天地之化來與道做箇體指川流

而言者以其著見而易察也不知是否

道體之說其間亦有近似處終是未釋然且子細玩索他日面見言之未晩也

答王仰之

論語莫我知也夫此一條文理亦不難曉向年文蔚曾隨文解義質於先生皆不以為然竟不曾剖判後來文蔚因别看文字意先生之意或出於此未及質正先生已棄諸生矣至今為恨先生曰此却是個有思量底事

却要在不思量處得

國君夫人父母終無歸寧之禮使大夫以寧於兄弟非國君夫人則無此制然嚴於禮法者父母終亦以不歸為美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觀此則可知矣今世俗不能行也

上爻為主專以此爻而占吉凶亦須以下爻參驗但所重不在下爻耳

以一卦言之則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三爻皆變則以本

卦為貞之卦為悔是用本卦彖辭占然所謂彖辭卦下之辭便是所謂系辭也非彖曰以下之辭

答周希顏問浴沂

聖人之心虛明瑩徹無所繫累如懸鑑當空過者必炤而虛明自若不逐物以往故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也曾點識之故於言志之際託興於風乎舞雩而胸中了無一事聖人喜其與巳志合喟然與點集註謂天理渾然隨處發見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

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作為也可謂得形容之妙矣但其所見至此而行不揜焉所以為狂也三子各拘拘於一事所見者小然却皆其實事故聖人亦許之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雖是己之所能然未免有意若隨事順應而不見形迹則氣象又不同也葢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一循天理之節文而我無意焉聖人之心不過如此子路之才固是有餘觀其言志皆是才之所可及而子路未免

以此横在胸中而不知人之所為皆是天理之當然故程子謂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此意只爭些子其見地便不同也舜有天下而不與是不以位為樂與此又別

答夏自明

自明竊見費隱一章以為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而文公章句則曰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如此則不知費者聖人固有所不能盡而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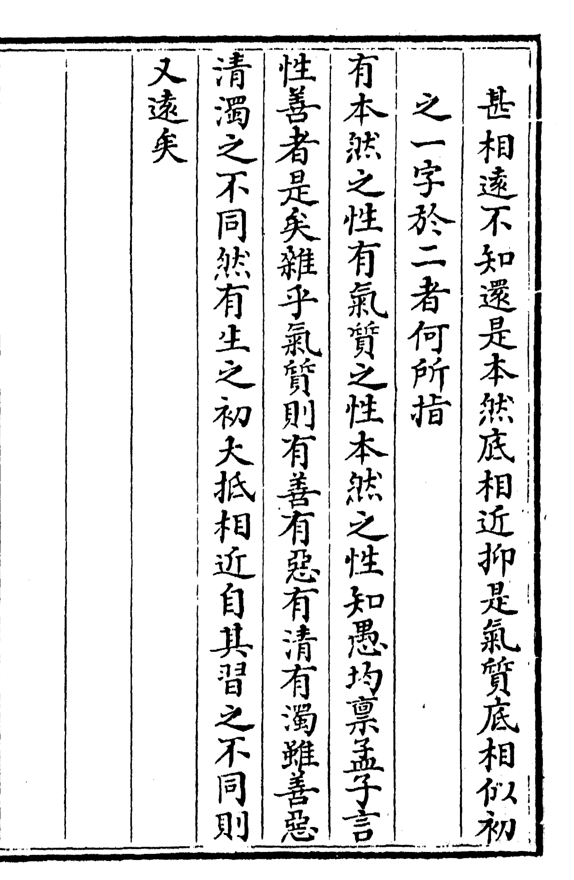
者聖人還能盡之否章句又曰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不審所謂所以然者果何所指

費者舉道之全體而言葢天下萬物無非道大而天地細而毫毛無非道也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是有所不知也如堯舜之病博施濟衆是有所不能也隱者乃事物中之理事物之所以為事物必有所以然者理是也事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理則聖人無不明矣

自明嘗讀克己一章謝上蔡之言曰克己須從性偏處克將去如此則是兼變化氣質而言不止克去己私而文公章句止言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不知何故

己者私欲也克己是欲勝其私欲上蔡云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做克己工夫此言最切當

性近習遠一章文公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



甚相遠不知還是本然底相近抑是氣質底相似初之一字於二者何所指

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知愚均禀孟子言性善者是矣雖乎氣質則有善有惡有清有濁雖善惡清濁之不同然有生之初大抵相近自其習之不同則又遠矣

克齋集卷一

克齋集卷二

宋 陳文蔚 撰

答徐子融師堯說

文蔚於儕輩中早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不與世俗浮沉於富貴貧賤得喪禍福之中恨未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率然趨造几席愧不以禮方欲修刺以謝過遽沐左顧且示師堯說一篇於足下謙光何損其如重不敏之咎何孟子

論鄉愿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恱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堯舜以為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啓學者以師堯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説焉道之在天下盍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榮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盖似是而非使人眩

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嘗加戒謹恐懼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彼不息此烏乎流彼不止此烏乎行然則奈何亦曰剪其形滅其影翳之者去則明期至矣必以為本同而末異是教之使附會豈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繫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行堯之

道是堯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暇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說如此儻有未然願因是而反覆之幸甚

又答徐子融書

儒者之道正不必窮高極遠以為異中庸之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所謂聖人不能知行者非杳冥芒昧如異端之談空說妙盡極其全體大用而言之而聖人容有不能

知不能行耳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則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莫非此道非索是道於民生日用之外今學者但能窮理以為先躬行以為急動靜語默皆適其宜而不馳騖於荒唐謬悠之域即子思所謂中庸之道也文蔚綿薄無似志有餘而力不足每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為懼來諭謂不能弘聖道而徒言闢異端為學者之病是固然矣但異端似是之非易以惑人儻不深排而力詆則為害非淺豈但千里之謬起於毫釐之差而已正

程先生所謂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豈姑待其能弘聖道而後闢之哉闢異端即所以弘聖道也果如來諭則是黨邪庇偽反為異端之地矣於弘聖道乎何望又謂釋老不能兼吾道之所有而吾道備釋老之所無竊謂本領有所不同吾儒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乃厭苦根塵瞑目面壁就此身起見豈知性無内外儒者成已便要成物故子思曰合内外之道今曰不務成物惟務成已豈知成已者耶異端之學正為

理窒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聖賢明理故辯異端似是之非實以憂世為心學者一有不察則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今欲使之鼎立並行是欲薰蕕同器苗莠並生聖道何繇而明人心何自而正儒先長者所以每為學者苦口也然此道既有當世大人以任其責吾輩惟當留意切己功夫精察明辯一毫稍涉異教深扃固鐍如拒盜然庶幾不至陷於其域此道信者極希稍有信者未必粹然一出於正反務窮高極遠以為異宜乎

千載寥寥而道之不明不行也文蔚學雖未至實不敢外用其心少冀他日有成願與同志共臻斯境明者以為如何

又答徐子融書

文蔚嘗以王畿千里圖見教開示曉然如指諸掌始信朋友切磋不為無補甚喜甚幸但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之說思玩久之竊有未喻此為兄先入之言為主顧於此體認有所未精耳葢此章正見

君子小人公私之心往往學者多因懷刑二字壞却一章全意以謂刑不可懷耳殊不知此君子小人非指在上在下而言正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刑又非鞭笞之屬乃典刑之刑謂法制耳君子之心不敢自肆動欲循守禮法故心每念之而不忘小人則喜縱恣拘顧利忘善與君子所懷正相反也尊兄錯認其意凡言君子者必欲以為在上之君子又以謂懷刑者好用刑以威天下其意與本文甚相遠殊覺穿鑿也可將論

語反覆熟讀庶得其音集註所引和靖語尤可玩味大學悖字恐不可依韻讀須用陸德明釋音為證耳

文蔚答子融此說後余正叔見之云懷刑者即世俗所謂懼法朝朝樂是也非動欲循守禮法之謂文蔚亦自覺其言之失未暇為子融言之暇日因閱故稿偶見之遂附其說於後用不忘朋友講習之益所恨正叔已亡為之黯然者久之紹興庚戌三月二十四日

通晦菴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

文蔚近於邸報中得知先生復有召命可見聖眷優隆仕止久速惟其所遇萬一雲龍會合蒼生有莫大之幸不知先生於出處之計如何非淺陋所及文蔚於九月二十一日夜夢中偶得一詩覺來尚能記省其詩云二更月已上詔書來藉甚巖穴被褒旌海内必安枕文蔚初以為適然今覩再有召命恐其所感在先生之遇合也敢乞量宜進退徐子融罷學到五夫其志甚銳文蔚

偶有牽制不得偕行徒切悵怏前書曾以大學誠意章請問蒙尊諭已失其書謹再録拜呈乞賜明以見教文蔚向來未得章句看於此章嘗以意通之謂自欺者即無誠心於為善内實不肯為善而外竊為善之名如色莊者是好好色惡惡臭乃中心實然之好惡使吾好善惡不善如此真實則何適而非誠為善不出於中心之實而外以僞為此所謂自欺謹獨者無隱顯無内外若有隱顯内外之間烏得為謹獨所以小人閑居為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以隱顯二其心也然則自欺者明知其不善而故為之即偷心之所致鄙見鄉來如此及觀章句解自欺之說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說初以為疑反覆詳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葢謂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體不明而私意容或竊發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自蔽其心之謂經文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於此見得益親而又說得自

欺意出誠非學者所及然文蔚於欲字猶不能無疑以謂小人之為不善若非昧然有所不知即是肆然有所不恤肆然有所不恤乃明知其不善而為之也昧然有所不知乃不知其不善而為之自欺者意其不能格物致知故心之全體不明當其為不善之時不自知其為不善非不欲其知也若謂陰為蔽匿不欲使其本心之靈得以知之畢竟先已知其不善矣即肆然有所不恤者欲不欲不足以言之也文蔚前書所疑如此近來再

讀大學見得此章所主多在謹獨上故君子必謹其獨一句凡兩言之至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依舊說歸謹獨上其意乃不承上文致知之說文蔚恐當時立言之意只宜據誠意一章自說謂誠其意者乃毋自欺也毋自欺便是謹獨人或自欺則内裏是一般外面又是一般即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雖幽獨隱微之中顯著如此不可不謹也傳文只以謹

獨為誠意功夫而經文知至而后意誠之旨自在其中如此看㢮得一章之意渾全不識先生以為如何幸併前說明賜開曉不勝至望

答書具衰晩幸甚復安外祠之禄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為亂夢不無愧耳所諭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為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

或問此復畧修大旨不殊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大冗也

與余正叔書

切己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文蔚每日於體察外尤着意克己工夫緣有性偏難克處殊以為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去終是為累文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非己排人即人排己亦戛戛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雖曰難處未必不為益當時時提督使不間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緣間斷處多若頻頻警策無頃刻間斷

如此三兩年豈有不進昨在城因說去私意覺得長者其言稍寬據拙見以為其害不細今人固有自見為私意更欲護占不肯放脫如此氣象只是依舊又不見有日新處彼此各欲進步不敢不盡誠更望見報

請問晦菴先生書

文蔚嘗因讀易至恒雜而不厭偶有所感以謂人之厭紛雜者緜無恒一之德也茍有恒一之德則所守者定雖處紛雜而不厭自是每於應接之間隨事區處遂見

此道無時不在惟是近來接應頗多未免厭憚豈有心
力未洪尚有打不過處以至如此文蔚究其病根皆生
於固緣文蔚每事動守常程事出來於不意必拂亂常
度一二事尚可支吾至於十百則厭棄之矣今欲放令
此心疏豁無所執滯當有悠然自適之處不識先生以
為如何更乞提誨明道先生引石曼卿詩樂意相關禽
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以謂形容得浩然之氣文蔚雖
想像見得意思終不瑩徹近見子融舉先生所答語竊

有所悟莫是天理自在流行而萬物各遂發生和樂之意否此等固不可求之言語要當自得但欲先生知鄙見大槩如此耳

答書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着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動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否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去也

又書節文

文蔚因看大學或問見於誠意正心修身章有防微謹獨持志守氣勝私去蔽之說文蔚私竊喜之以為數語尤極簡要不可斯須忘今歲多廢讀書於此三者隨所發見省察鋤治嘗欲置之牕牖以示警省

答書來書所諭大率少寛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

答徐子融書

伊川識量之說葢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但味一物字自有眼目若如來諭謂識者為知仁體而識西銘之義則專說入愛上去恐非伊川之意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為天子被袗衣鼔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知此則知鄧艾謝安醉後貴公子皆為物所動若明理則窮達貴賤得喪自無與於已何動之有且如今人以勢位自高皆是將勢位做已分事便見我大彼小若是識得則做天子只是要了天下事

做諸侯只是要了一國事幾曾教我以天子諸侯之位去驕人又幾曾以此為我榮勢位自勢位我自我如舜飯糗茹草是此舜被袗衣鼓琴亦是此舜舜何嘗有加損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也若如此處儘有儘着得何物可動議論出已亦是如此大凡議論只是要求是當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亦如此方得一箇是何足為已得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不如此乃是已見不到有見得到者方且求益之不暇敢屈人乎所謂識

者只是識得事物當然之理識得此理則此心超然於事物之外無物足以動之其量豈不洪哉若見不破則視外物為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減淺陋不可言也來教引入西銘其次引入孟子可欲之謂善其次又引入中庸致曲只是枝蔓了不干事荷愛之厚不敢隱情直述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警誨足見謹思明辨不為茍同所諭伊川此論之

眼目却恐在惟知道三字上動之一字止是指出病痛耳愚竊謂病痛不在動字上不知道乃是病根所以前書答兄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然則動之一字伊川豈是輕說過學者尤不可不着意看豈謂源頭不從明理上來也兄更宜細詳鄙意又謂西銘所以謂之言仁之體者如曰言聖道之全體也葢窮理盡性至命之要莫不在是未可謂專說入愛上去恐愛之一字未足以盡西銘之義此則固然鄙意非以

西銘爲專說愛實恐尊兄看西銘因民同胞物吾與與
夫尊高年慈孤弱等語遂以西銘爲說愛故因伊川識
量之說爲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若如此非惟失伊川
之意併爲西銘之義失之矣區區之意正恐尊兄錯認
西銘之意非以西銘爲專說愛也當初伊川只說一箇
識量甚明白平易又何消如此引證只是大率人既有
識見自是有量尊兄不知鄙意却引西銘後段自恐音酒以下
謂此等語非止乎愛而已此與舉子牽合文義作策問

何異來教以知道為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豈有不善
又曰聖人之道莫大乎仁說得仁體分明者莫如西銘
此則至當之論專論西銘則可施於伊川識量之說實
似枝蔓又轉入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與中
庸致曲愈難曉矣吾輩講學惟欲求是不可阿狥雷同
文蔚心所未安不敢以自誣而且誣朋友有便更質之
先生得報併乞示教所答先生書有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之論甚善且蒙轉以寵贈深荷警策如允果毅有聞

不患於不行所望讀書窮理更加子細益知之既深行愈不難遺書所載覷着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此言有味尤當玩之

再答徐子融書

昨舟中數詩因筆録呈又蒙寵和且深有警發非愛厚何以及此諸兄和章併領立之宗兄濯纓便是此時心之句尤極精明再用元韻以謝諸人寵貽之意别紙見教之詩亦皆和韻但精一危微共一心之句文蔚未曉

所謂後訊更望詳教鄙句兄謂微有悅紛華之意極荷箴誨敢不佩服前來兩書又蒙申說甚善但以謂欲要人道見到精約處而不費辭若如此安排則害理甚矣人苦不自覺不謂文蔚尚有此不因良友何以得之引證固不妨若如前書引證則不可益謂引中庸孟子之類又云識量有淺深大小及楚王亡弓孔門言志等事文蔚方且泛論益未及此義理愈講愈密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近因讀孟子觀其語意後人不曾見到

接續處往往有之如取一二幸相與評論餘見答子融詩及語録

又答徐子融論誠書

文蔚頃承示教誠說涵泳久之方敢作答又以不滿意不欲呈說今請言之來教云有所謂誠之理有所謂誠之德有所謂誠之事不知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就當體而言耶有所指而言耶先生曰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

人得誠之名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不曰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但曰以理言以德言隨事而言今乃曰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其言似近而實遠也借曰理指天理而言德指聖人之德而言固為天之理非誠之理為聖人之德非誠之德蓋先生以天理眞實無妄非誠不足以明之故名之曰誠聖人之德又不過全此天理而已而無一毫人為之偽故聖人之德謂之誠德先生以誠之一

字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兄反而言之曰誠之理誠之德一轉語之間殊不相似也至於隨事則亦隨人念慮言行之實而以誠歸之非誠之事也來教又引明道先生語丈蔚頃年一見先生便獲聞此論云修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故曰立其誠當時議論甚長不暇悉舉明道先生言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其言亦甚分明今來教既引其言乃謂非法不

言其修辭之謂乎非道不行其立誠之謂乎如此行之亦不錯但恐非經意復非明道之意耳頃聞先生曰此是聖人事未有着力處學者須是敬以直内為可持守文蔚因問忠信還如程氏說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否曰非也此是實理葢以此謂聖人之事非學者所及今吾輩工夫無如擇善而固執之之為要中庸分明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葢擇善而後能明善知之事也固執而後能不失行之事也要之必先知而後能

行今尊兄止欲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或有非法非道處自家不曾識得反以為合法合道而言之行之不疑則何以為誠也是以子思孟子言誠皆以明善為先而先生或問亦曰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言亦以知為先也夫誠之義訓先生旣以實字為言葢無所不包非凡言尊慤者可以盡之有如來諭前面雖雜引許多誠說究其到底只是將一箇謹慤看了非惟失却易意恐

亦小却誠先生言近世儒者知誠之為實理而不可以專慤盡如是凡言誠者遂廢其心之實而一於理之實是以為說太高而或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可訓其亦誤矣此言益救過高者之失今若就一事言之而不求其理之全則彼固為高而此反為不及矣大抵先生文字須是浹洽貫通與看將聖賢言誠處類聚求之則頭頭項項無適非實雖或以理言或以德言或以事言益皆不外

乎實也吾輩先須識得天理之無妄而一言一行之間又積累而至則庶幾乎誠矣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諭

克齋集卷二

克齋集卷三

宋 陳文蔚 撰

答吳伯豐司戸簡

昨者誠説極荷詳諭謂既得良方便當修合服餌文蔚敬當書紳誓終此身不忘也但類聚聖賢言誠處觀之止答徐兄誠字名義未見歸一非謂明善工夫止是如此草草也

又答吳伯豐書

所評存存齋銘謂立之之語與聖門不相似德輝多贊詠之辭少進修之功誠如高明之見但子融之銘自人物之生至允懷勿去都好可見有用力之實只是自率性謂道至新而又新此四句斷却意脉非止精義入神一語與存之之義不相切近渠意到此蓋欲説入成功處不知前輩言語直是親切不走作雖靜虛動直一語説著至新而又新又依前説做工夫上去殊覺無序尊兄謂程子之説有二義就易本文求之只如遺書之意

耳若子融銘齋則取經解之義也尊兄以銘齋之義論之謂畢竟所存者何物豈非吾所具於稟受之初者乎然是物也既具於我矣因何而亡之知其所以亡則存之之功始有所措矣大抵尊兄意思不苟凡事必欲尋箇下手處以此為學何患不進但所引下三語謂此存之之法似更有可商量蓋人之所得於天者渾然完具本無喪失所以亡者固是為物所誘將欲勝此物誠必有其道勝得物欲之誘則天理存矣未能勝得物欲之

誘雖欲存之不可得也觀所論欲閑邪以存誠寡欲以養心然邪豈易閑欲豈易寡閑得其道則欲將寡矣不得其道但見滅於東而生於西欲未易寡也此未為用功得力處文蔚記去年侍先生於精舍一夕坐間舉一學者問象山先生以為學之道象山曰某只是先立其大者因曰看此說他之學亦自得其要遂稱贊孟子之說曰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然竪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内也又言只是要常惺惺上蔡云

敬是常惺惺法今學者只爭一個不常惺惺孟子言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覺即是惺若此心常惺羣妄自然退聽文蔚用此言下功果如所教今吾輩且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章細玩便是先生示人端的處若但言閑邪寡欲而不得其要法則誠未易存欲未易寡也惟中間操則存一語却是喫緊子融勿忘勿助之語乃是存之之法當如此不然則有急廹悠悠之病下

兩句云終始念兹久懐勿去未見其不力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或有未能更乞警誨

又答吳伯豐書

前日答簡服餌之説亦只是泛言之施於論誠則無所發明文蔚竊謂此語雖非論誠然學者果踐其言即為誠矣言而不行近世學者之通患先生長者之言只將做口頭説話往往得其書亦但知抄録而已不知書將何用此文蔚所以書紳尊兄之言葢欲即此便用功於

至不至對塔說相輪而陷於自欺之域耳但其中一語云止於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則何善之可擇哉此語文蔚竊所未安伊川先生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且聖賢言誠無非發明天理而人之一心莫非天理之純全自其蔽於人欲故天理不明隱而為念慮形而為言行無非矯飾欺偽而向之誠者今皆妄矣聖賢言誠無非所以發明人心之天理即其言而體認玩索便可識本心之實體而是非

真僞天理人欲瞭然不誣即此便是擇善也顧云何善之可擇何哉若如尊兄之説只成泛言擇善工夫無下手處中庸言擇善工夫節目甚詳各是下手處且如吾輩今日論誠誠字未易識必須博學之類聚聖賢言誠處求之即博學之謂也學之未明質之師友即問之謂也問而有所未安又經心自思即思之謂也思而有所未得又從而反覆辨論即辨之謂也是四者皆擇善之目而後繼之以力行至於他事莫不皆然今既類聚聖

賢言誠處以求誠又豈無善之可擇也且聖賢所言便是此心之理豈但訓義而已只要識得此心真妄真者為誠妄者非誠即須取真而舍妄若闕識得後便能如聖人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文蔚未敢道此須是一言一行每致其實則久之純熟誠庶幾可得耳文蔚答徐兄之意本如此既蒙不外敢再以請幸折衷之

又答吴伯豐書

昨者郡説得蒙過目至於反覆詳辨所以警發愚陋不

少甚善甚幸徐兄議論雖有未的當處大槩却穩實如來教首舉數條可見渠以天理聖德與誠滚作一片蓋嫌其稱名而不踐履不知議論道理須是還他色目分曉豈可混然無别也尊兄論之甚悉文蔚不復縷縷退之虚位之説文蔚雖不聞先生之言初亦意其如此今得來教始可釋然但來教引大學之説有曰彼乃以是而賊其性之天理語似未瑩蓋性即天理之具於心者性之天理則性是何物天理又是何物言人心之天理

則可言性之天理則不可尊兄誠思之當知四字有病如鄙說未然却幸明以見教所評存存齋銘文蔚以閑邪寡欲未為用功得力處者正以中無所主則人欲紛拏念慮雜起如程子言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故須得一箇主宰又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正與孟子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今尊兄既曰欲敬以閑邪寡欲則固得其意矣夫復何言如

論致知一條有曰欲致其知者要以寡欲為先文蔚亦謂欲寡欲者要以敬為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尊兄言心靜不雜者其致思必專其索理必精而古人自其幼時涵養之術已具蓋皆以敬為本也其論甚善其他諸說皆精詳縝密真有發於或問歎服歎服鳶飛魚躍自升沉之句文蔚蓋狀天理自然流行之意中庸言上下察也蓋言此理無所不在人之一心泛應酬酢無非天理彼不能存者固無有主宰而外物用事其

或存得不把持過當失之急迫則茍且歲月而墮於悠悠故明道先生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文蔚頃荷先生教誨謂茍能存得氣象自別羣妄自然退聽文蔚驗之果然真見其有森然不可誣者故鄙句云然亦不自知其果如此否果有得於先生之意否正賴朋友相與討論以求至當不鄙而惠教之乃幸

答徐子融書

大抵來教多覺詞繁而意裂且如鄙說謂誠之一字昔

人以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及云理固天之理非誠之理德固聖人之德非誠之德正以尊兄不當言誠之理誠之德故以此語釋之尊兄既然前說此復何疑今日吾輩正是講學之事若乃實用則在踐履工夫且如誠說討論講究闕當得一箇是處既見得誠之體段却求入之之路迤邐實踐將去久而純熟誠在我矣如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是誠之體段也必繼之曰誠之者人之道是教人以求誠也誠之者人之道此一句未足以盡其

曲折故下文又有擇善固執之說而求其所以擇善固執者則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若云未有直以為天理聖德之名而必欲約歸於已則中庸亦不當言誠者天之道只消曰誠之者人之道足矣道理豈有不可名者循名以求實可也縱如尊兄曰誠即天理天理即誠聖德即誠誠即聖德亦未干自已事惟是擇善而固執乃學者所當務耳此語併退之虛位之說伯豐辨之詳矣茲不縷縷修辭立其誠既知不可分開說便

自分曉誠字更須究易之意則修辭而立之功始有所措向來所示誠說鄙意謂只㸃然在一謹恪上者正緣尊兄所援引者可見文蔚雖以來教始終次第求之終見名義不曾分曉後面雖有數句判斷只釋得明道先生語前面已自隔截了非得後書安能灼知雅意所在尊兄議論大率傷於援引多而剖析少所以不能使人釋然願更虛心平氣自取前後議論反復味之當自見得但言行相顧等語施之論誠雖是擇善固執工夫未

為親切然於日用之間所助深至文蔚中夜思之殊有警省佩服切磋之賜不少也方叔書謂不當於德外言事兄辨之甚當精一危微之句文蔚有數語欲質之先生未暇寫出容別求教舉似曾南豐對神宗語及二先生南嶽唱酬後序以見警尤見愛我之深併用銘篆存存齋銘伯豐有斷語并文蔚所答別紙録呈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諭

答陳周佐縣丞書

序文加遯隂息影四字可見有去病根之意良𡙇勇決但是遯隂方息得影却恐又打日頭不過也更幸加省李監場一序意甚渾粹若易無心字作隨時字乃佳無心非吾儒所當言也觀伊川同舟事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更商推之鄙文輒易二字別紙奉呈乎字別有意義諸葛孔明更索商量下一雖字却恐淺近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答徐子顔書

來書見問論語所入處尤荷警策頃年訪德修丈因論易以謂三百八十四爻爻爻可入大抵聖賢之書固有歸趣惟學者潛心既久一旦悠然有會心處則可以觸類而通矣如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因有所悟意此乃思叔所自得者他人不與也文蔚於論語讀之未熟未能脫然有得惟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方將從事於此以收放心而克私意他則未之有得長者

之見如何有以教之爲幸

與徐子融書

此間雖無事粗可讀書但恨師友俱遠去歳番陽却得吳伯豐相與講切今歳缺此只得自勉力耳近來功用如何想益增進文蔚皆因讀書愈覺不可麄率緣先入者爲主草草讀過舊見未易濯去熟復義理忽然自見殊使人有悅意也所答吳介甫仁義體用説屢得玩味大意甚好然未及究竟圖意未敢答去姑俟後便

通晦菴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弛廢看孟子以至盡心上諸有可疑處皆且録出俟侍見之日請問但所出愈遠經歷愈多紛拂於心者復不少以此見學力未至心力未洪今但隨事省察每與克下亦止能剪除枝葉未去病根細思之只為有性偏難克處其他旁出竊發者只是因此去得此根方可進步昨在畨易諸兄論誠有書問往復吳伯豐録至先生答書知已達尊聽往往論説之

多遂至纒蔓要當熟加玩味真實見得即諸説不難判也前録去數詩拜呈皆文蔚隨所見而作語意有差當隨筆呈露切幸警誨

與余方叔書

吾人不得羣居深覺寡陋書中所言又不盡意然時得一語不翅如獲至寶前書道聽塗説色厲内荏之戒甚善甚善非惟尊兄書之几案文蔚亦銘心不敢忘矣文蔚近來亦思造次顛沛必於是之言為有深味願與尊

兄共之文蔚遠客千里誠有白雲之念忽思孝子愛日則一朝不能處也欲遽歸又無以為菽水之養正躊躇未有所處不知何以見教

答韓仲止書

文蔚旅寓諸況如昨無足介念但師友俱遠每興孤陋之嘆讀書存養工夫日不敢廢未見有卓然可恃處此所以惕懼不寧也前書蒙諭顏淵仲弓為孔門善學甚當今世學者大率言語勝而踐履不足致知力行此正

聖賢所望於後學遠蒙警策敢不銘佩閫政閑巳安厝甚慰甚慰息心涵養正有望於契兄但事無非學要當隨處省覺為佳恃愛僭及亮之乃幸

請問朱先生書

文蔚寓此（時在嘉禾郡齋）亦無甚事每日不廢讀書窮究至於放心之求惟是造次顛沛於是雖思慮之橫出未能頓去但孳孳不敢自已亦自覺住不得也所恨無切磋之益日有寡陋之懼昨在番昜日與萬正淳論大學二條不

合正淳書來再有論辨適值文蔚治歸不果再答今別紙拜呈乞賜采目以文蔚觀之能慮能得一條渠雖易其辭大槩不過前意前段以謂聖人之治天下故欲夫人皆為聖為賢然而林林蠢蠢之衆未必皆能如聖人之願但秀異之才則長養成就以收格物致知之功其他存神過化日遷善而不自知者固多矣文蔚謂天下雖不能皆如聖人之願聖人立法以教人豈復有異同固欲各致其知各誠其意各修其身而後為天下平若

夫能不能則存乎人焉非聖人所能强伊川答或者人皆可為堯舜之問可見又謂若人人而教之使格物致知不亦勞乎蓋聖人但示其法於天下使緣此可以自明豈必人人提耳而教之也文蔚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有以折衷之乃幸

與吳伯豐書

近日功用如何想見日新文蔚讀書窮究之外惟務存養雖私意雜出未能去根然未有不知知之未嘗不克

但孜孜於此不敢自怠或深夜誦康節先生詩便覺外務無一毫足以介意所助良多有新得便中一賜警策乃所深望

與徐子融書

文蔚今歲頗為子弟課試所撓雖隨即驅遣終廢時日細思之寸陰誠可惜也過却一時一時不再來過却一日一日不再來可警可懼近觀陳安卿警惰警滯二詩深有省發此兄可想其勇猛精進其他議論亦煞得工

夫可喜可敬先生誠不妄許予也

通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綿力弱質每荷不棄曲賜鐫誨恨以迫於親養匏繫書館不得時詣函丈日夕親炙以融化氣質然此意未嘗頃刻暫忘今從者又有千里之適便回高隱亦須在年歲後見聞益孤陋未能就有道而正焉臨風徒切悵怏但每日隨分事業亦不敢廢看中庸已終篇子思之學廣大精微固未能窺其萬一乃得於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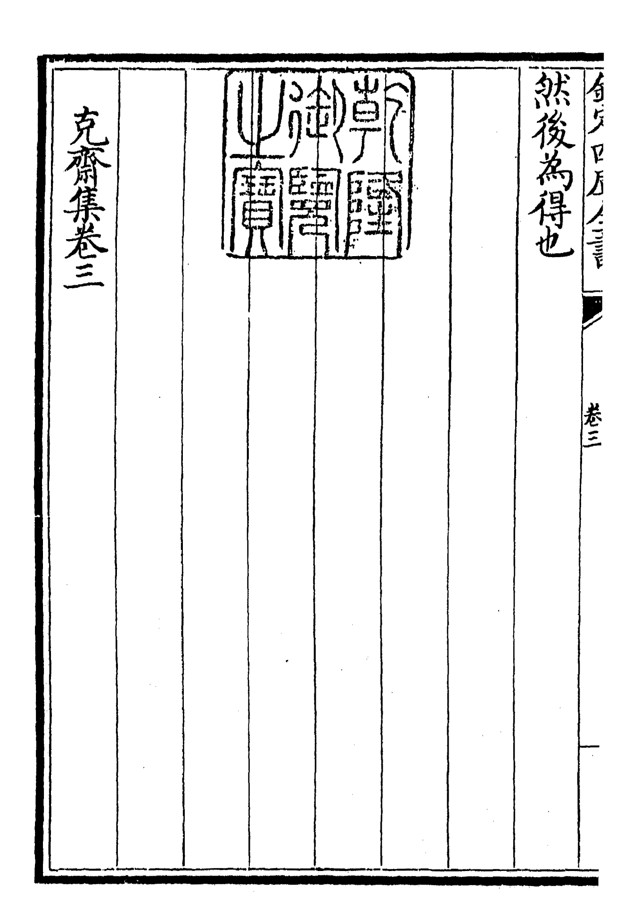
句或問間竊見先生指示學者功夫切要處且戒謹恐懼與謹獨二條近世儒者多滚作一片説不知其間該動靜體用之全而先生剖析發明最為精密文蔚於此涵泳乆之若有所見至卒章子思撮一篇之要言之凡八引詩至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繼之以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繼之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明首章之意其丁寧之旨至深切矣而學者鹵莽滅裂至

於條理錯繆界限不明則亦何以知古人為學之功繇淺而深自疎而密而日用動靜之間操存省察之機有不可須臾離者文蔚愚陋以謂為學之功無切於此誓當力行以終此身庶不負先生之大賜未審尊意以為如何便中更賜警誨乃所願望

答余方叔書

前時別紙之論尤荷諄復詳誨但鄙見終有未合文蔚近看太極圖通書稍覺見得親切却恐尊兄尋常於文

字間少玩索工夫粗得而遽止又却自信太過而於朋友之言多不能盡其意是以卒未得合子融兄初焉雖有狂率自是之過却能勇於自改如鄉者所論始亦不能無疑久乃自定蓋理之所在不容異也先生之言文蔚非敢苟同每遇看文字必先紬繹詳味俟其稍見意趣却以師言證之但見其細極毫毛不容少異此非空言可爭願尊兄亦取其書而讀之句句而考字字而索當知孔孟之學自二程發明以來至於今日始極精備



然後為得也

克齋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克齋集卷四

宋 陳文蔚 撰

答李守約書

遠荷不鄙開示進修之方最是十二時中不得放過使講究思索之功浸漬入於日用之中為切要語文蔚雖每日從事於此以思慮尚雜未能純一無間今得來教書之總牖使時時在目庶足懲偷警惰頼所助不少甚感甚幸文蔚竊謂此理自周程啓其祕至先生始極精

密然而未嘗不發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各在學者看得如何耳其間指示工夫要約處畧無滲漏若得實下手信有得力處想尊兄體之熟矣不俟喋喋文蔚謂學者之病往往在於心麄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始無次第大抵自踈而密自淺而深吾輩不可不盡心也要當取其書沉潛諷詠勿惰勿迫久之有所契合自然支分節解如庖丁鼓刄無全牛矣文蔚有志如此未能真踐其境願與良朋

共之讀濂溪遺文詩文蔚閒嘗有作今不記所録呈者
蒙諭太極無極之理有的實見否竊謂只就此一句論
之則先生之與陸氏辨之悉矣以周子一圖統體論之
則精粗本末一貫而已蓋即陰陽二氣之流行而此理
無不具於其中此理雖無聲臭而未始不具於形氣之
內固非先有此而旋有彼亦非因有彼而後有此蓋合
下如此是以自其理而言之則無極而太極自其氣而
言之則一動一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合而

言之則氣理不相離析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離自其得
周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知其合者不知其離精
粗遂至於無分知其離者不知其合本末遂有於先後
是二者皆謂之不知太極圖可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
道形而下為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
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又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
是一貫斯言最有功於周子如學者工夫則莫如主靜

工夫到處自完全矣然易而言之亦可懼也既承下諭不敢不傾倒未知是否便來詳以見教為幸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伏自違去几席跧伏鄉野無緣訪便修書非敢懈怠也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相招教一二子弟已從其約周提幹彦安趙司户皆遣子弟來學共有三四人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寛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餫之役相

別動是數月使人悵怏耳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
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
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詠不能得其意
却驗之諸家之説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功他日
當請益也近畧見玉山縣庠所録答問語覺見皆是平日
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
學者附會有雖知其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者文
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顔徐文持守頗

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耳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闕　敬之欲去不審曾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

答書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揑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荷先生教誨已十餘年所恨資質凡陋不能勇於進學以變化氣質有負提耳者甚多惟自近日以來操存省察之意不能自已自朝至夕無他用功凡讀書應接以至閒居獨處存省底意思未嘗不在念慮所發雖未能一於善但一念之微若善若惡隨即覺知較之頃時雖曰操存記得之時常少昏忘之時常多雖曰省察多是邪心妄念至於昌熾方始覺悟今兹幸

免此患亦微有效驗如向來苦於甚難者今若稍易向來病於窘束急迫者今若稍從容順適自此以後或可冀其少進更望先生終教之文蔚誓當力行以不負大恵嘗誦康節先生詩至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之句深以自警竊謂世之學者多緣其誠不至於幽獨隱微之中一毫不慊便做出無限阻障況表裏二其心乎惟當積其誠意使至於貫日之地方可以進學也區區之志如此先生以為如何讀詩方到衛風未有積累工夫但

見言語不必求之艱險意味惟當玩其深長如斯而已其他疑處皆且録出俟諷詠之久當别有所見前書虚心參驗之訓敢不遵守

答書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氣質薄弱不獲日夕摳衣坐隅雖循循不敢自已終恐識見局於淺陋近於讀書之暇或吟哦諷誦康節詩見得此老雖若疎放至其用功處未嘗不密抑能使人於人情物理間練之漸熟處之漸安文蔚謂閒時暇日優游於此是亦去物累養性情之一助也不識尊意以為如何偶子融寄詩文蔚輒用此意和之別紙録呈語疵意病當隨筆呈露便中賜教為幸

答書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用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徐子融書

以龍德為誠此言却有意脉細玩經文閑邪存其誠其字可見但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為存誠之方恐非本文之旨且以文勢觀之自有條理蓋謂以龍德而處中正之地是得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謂須臾不離耳所以伊川云造次必於是非謂學者庸言必信庸

行必謹以致其力也聖人既不離於中則無過不及矣他有甚事惟在閑邪而已邪閑則誠自存或曰既已庸信庸謹謂非致力猶有待於閑邪乎曰聖人未嘗忘戒懼也堯舜兢業正謂此耳使聖人自謂已處無過不及之地而無事乎戒懼非所以為聖人故下文有學聚問辨寛居仁行之目程傳謂聖人自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觀此言可見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極其著見功效以言之也然誠之一字固足以盡龍德

之實矣須更將中字表裏參驗尤覺細密鄙見如此未識當否更望詳酌反復辨論以求至當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廢閒嘗溫誦大學於自欺自慊兩言深有所契竊謂學者惟欲真知真知則於惡不善真如惡惡臭好善真如好好色無一毫不足之意固不容虛假於其間然亦豈容虛假自欺者正與此相反聖人以欺字對慊字形容情偽極盡精切所以大學首

篇無他語止曰在明明德明德既明則知之必真而於好惡之間無有不實矣文蔚每於日用間驗之深信聖賢之言不我欺也誦詩必先求正文亦得大意但其中名物訓釋與夫精微曲折必質諸詩傳及注疏尚未終卷未敢請問前書所論中庸併求是正

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已未

文蔚以迂愚之性未有親養可歸棲處人館亦煞多事以義理自處未免拂情又不敢狥俗坐是亦覺費力已

年齒到此只得自立但覺有時氣少充今當益務培養以配義與道耳儀禮方借得一疏參究有少文義疑惑謹具別紙求教文蔚於儀禮外復取禮記兼讀見得聖人不是杜撰皆是於天理流行處分別許多節目次序隆殺等級具有條理但衣服器用古今異宜好禮者依放而行之不失古人之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為如何併乞示教

答書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

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熠足以互相發
明久之自通貫也

答徐子融書

示還子顔丈書且蒙諄誨所見甚善但謂三子者出曾
皙後顔子必不後孔子亦無云云之答此未免以世俗
之心窺聖賢也蓋三子者出曾皙偶自未出安知顔子
不然曾皙之學雖未到顔子地位此箇意思即與顔子
無異觀舍瑟氣象無些私意世人之所輕重者豈足道

哉以其有德色獨後三子出今世學者粗有識者且恥之況夫曾晳乎自以為高見而議其後恐與曾晳所見無交涉矣顔子固未敢道只曾晳之肩亦未易遽齊也又謂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克伐怨欲不行謂未是百尺竿頭則可若於百尺竿頭又欲進步即脚不踏實地矣持論甚高過於中庸但恐無下脚手處也鄙拙之見不敢不盡以傾倒儻有未然幸不我吝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見教曾點之說甚荷不外但曾點胸懷極是灑落恐不如所料儻如所料孔子必不與點矣此是論語中一節目須更商量百尺竿頭進步文蔚非不會意謂雖是孔子亦只得在百尺竿頭立地他人蓋未到百尺竿頭也百尺竿頭進步殊非聖門語言氣象是以瑣瑣忘其愚直更幸思之

與李敬子教授書甲子冬

文蔚往來閩中於師友間稔聞令望第恨去留參辰不

得承博約之誨唐石雖幸一見恨匆匆而别不及交一語深以為恨即目冬寒漸力伏惟進道之勇神物森相尊候萬福文蔚稟資遲鈍涉世多艱荷先生教育之久而學不加進深以自懼也近訪朋友徐司法為廬阜之游一日拜白鹿洞先生祠下遂得與升之杜兄相欵升之具道此日獲親講論之益且敬嘆其痛快勇決文蔚因得以詢問起處之詳竊知讀書山間深有契合且以誘掖後生之秀者其趨操如此令人敬嘆文蔚竊嘗自

謂為學之道義理難精己私難克今吾輩未嘗不從事於格物致知讀書亦曉解大義應事接物之間蓋亦審訂是非權衡輕重但毫釐之間察之少有未盡則道不明矣至於克己未論到顏子天下歸仁處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自是一難事自非隨事檢察痛自鋤治則不知不覺之頃私意已竊發矣尚何望其道之能行哉此中庸所以論道之不明不行而歸咎於知愚不肖之過不及況今老師云亡學者星散無羣居講切之益或

解體自肆或狂率自是深懼此道無傳尊兄乃能用力如此誠為可敬但疇昔朋友間多謂尊兄稟氣太剛勁急太甚少寛裕和平之氣大抵進道不可不勇任道不可不毅若欲從容之中理而無過不及之偏則須察理之精克巳之盡以變化其氣質可也此中庸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禄可辭白刄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若論難易疑莫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然前三者資稟之近似者皆可慷慨感激而為之至於中庸則直須義精

理明而非血氣智勇之所能及矣近聞尊兄以弘名齋
伏計每日用功文蔚深喜斯道之將有傳敢寓片紙布
此區區自念與兄交淺而輒言欲寫而復輟者屢矣又
自咎曰此即不能先施於朋友之過是以忘其狂僭因
此或可以來其警教之益前此過番昜會姜叔權亦得
少款渠恐吾人邂逅相見託致問意叔權自三數年來
苦於多病不甚看文字但氣象却自好也徐司法誠恪
有守頗恨此間少講論耳他日須得與兄相見文蔚今

以歲晚思親亟歸上饒深恨不得一造高居少奉從容
有可箴藥便中切幸勿外

再答李敬子書

文蔚駑鈍之質年邁而學不進家貧親老未免假館讀
書工夫多分於應接良以為撓今見理歸計次第年歲
間可遂誓當畢力鑽研以無負先師期望之意頃聞有
司直之命繼會直卿黄兄竊知授江西運屬苟有志於為
民隨處皆可自效有朋友往來相與講學否文蔚切謂

日用工夫靜中不能不動却欲於發處察之惟動中之靜一節最難須是於此用力見功庶幾天理流行不至間斷也文蔚雖日以此自提終未得力因來有以教之是望

番陽辭趙得勤知郡書

文蔚疎謬無取誤蒙見知妆寘郡齋自愧冒處非據寅夕不寧方圖引退忽承易鎮嘉禾喜而不寐意謂因此可以告歸乃蒙不鄙復有顧遇之意自惟無狀何以得

此豈足下憐其寒陋而不忍棄之歟然文蔚竊有愚誠不敢不吐文蔚堂有垂白之親菽水缺養使文蔚溫飽於外而不顧其親之飢凍是乃名教所棄豈可冒居師席以表範人之子弟用是所以難其遠出徑當自此請違少留番江為有一二同門欲相聚數日旌麾既還文蔚無復拘礙後日杖屨而歸猶得攀縁於鵞湖道上然抑猶有說文蔚以迂闊之學不合時好往往厭棄之者十常八九足下非惟招延之而假借之甚厚則足下之

於文蔚亦異於常人矣使遽別而無一言則是足下無
負於文蔚而文蔚負足下竊謂賓客之賢否寔係主人
之重輕今世士大夫多喜佞而士多失守以失守之士
而遇喜佞之士夫則卑汚苟賤之態何所不至為主者
見其甘悅之言日進而迎合之意日投遂以為得士旁
者觀之則何有以折衷之乃幸

答江會之書

文蔚自惟蹇鈍科舉豈敢有望但以親老在堂不得不

勉應之耳每蒙奬予過當深愧有負期待蓋士生於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自今人志於利禄於是榮勝恥負而視得失甚重然以義理觀之則易地皆然達則為達之事窮則修窮之業初無加損持此說以語人不翅齊門鼓瑟惟會之能知我心故輒言之會之經涉世故已深窮達得喪自當無疑得暇能與子融相過以講究聖賢用心處他日文蔚結茅山間相與往來以畢此生所得不猶愈於彼乎

答周希顏書

書疑數條已隨所見答去更幸思之復以見告書直是有難讀處某每讀一篇必欲先自通然後會諸說而折之緣此遂覺遲鈍未能得條暢誓當畢力鑽研亦苦性不機敏也此學甚孤澌前無可告語終日塊坐令人昏滯識趨向後生但得一人朝夕相聚亦當有啓發處希顏志向不易得當决取舍之幾真知外物為輕吾身為重庶有可以着力者若徒悠悠歲月無補於事也某深

以此自警往者不可救矣來者猶可追望希顔莫言語
聽也

克齋集卷四